一、向总统发难

1. 冲击“曙光”别墅

“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第9处专门负责为前来克里米亚休假的高级官员提供特种服务。这天，工作人员瓦·克拉韦茨正在值班，同往常一样，手头要处理的事情不少。内务部长鲍·普戈在飞回莫斯科时,把两件夹克衫忘在了“南方”疗养院,他便给9处打电话，请一同疗养的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拉·尼沙诺夫，在结束休假时顺便把衣服捎回莫斯科。同时告诉9处,在“南方”疗养院住着一位大人物——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叶·普里马科夫，需派车送他到邻近的休养所作客。

就在这些日常的忙碌之中,突然“扶择”无线电台的红色信号灯令人不安地闪了起来。克拉韦茨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是苏联总统别墅专用通讯线路的故障信号，此类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

克拉韦茨不敢怠慢,马上与“克格勃”负责克里米亚国家通讯的第21处取得联系。值班员回答：“我们检查一下。”红色信号灯仍旧闪个不停，克拉韦茨再次接通了值班员。对方答到：“山地滑坡导致通讯中断,已经开始进行修复。”

此刻,表针指向莫斯科时间16点32分。日期是1991年8月18日,星期日。

几乎与此分秒不差,被“克格勃”标定为“曙光目标”的总统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墅的大门打开了，5 辆伏尔加牌轿车鱼贯驶入

它们的出现完全出乎预料。通常，对总统的任何拜访必须事先告知，而这次，却未得到任何来访的消息。

警卫人员没有放过这些轿车，别墅近前的警察路岗也没有撤开横放在路中有尖刺的带状“蝎子”路障。这时，从打头的伏尔加轿车里走出了苏联“克格勃”警卫局局长尤·普列汉诺夫、“克格勃”技术开发局局长格·维亚切斯拉夫少将以及“克格勃”克里米亚第 9 处处长列·托尔斯托伊上校，而从其它几辆车里也下来了几位莫斯科的要员。

“当得知，一个车队事先未打招呼就闯入了总统别墅的大门，我们马上警惕了起来，”总统私人侍卫谢·戈曼讲述说，“伊·阿沃辛当时也在门岗值班，我们俩同时操起了冲锋枪以防意外。一见到我们荷枪实弹，格涅拉洛夫就厉声呵斥起来：‘你们想干什么？！还不赶快把武器收起来！’接着他给我们提起了罗马尼亚事件，让我们别忘了，那里的卫队为保护总统所落得的下场。”

我们想：“这实在令人费解。这和罗马尼亚事件有什么关系？在那里人们推翻了总统，卫队在履行保卫总统的职责时，不幸饮弹身亡。但我们这里似乎一切正常……”

在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的陪同下，车队直接驶向了戈尔巴乔夫官邸。同行的官员还有：苏共中央书记奥·舍宁，军事工业集团首脑奥·巴克拉诺夫，侵略阿富汗战争的“英雄”、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瓦连尼科夫，总统办公室主任瓦·博尔金。

这时，怪事接连发生。各个哨位相继报告：“电话联系中断。”

跟随伏尔加车队一同驶入的还有一辆客车，里边坐的都是来自“克格勃”警卫局的军官，他们下车后迅速控制了别墅入口的几个哨位。

“我守卫着日常通行的大门，”瓦·沙赫准尉回忆说，“距离我 30 米处，在外栅栏那里还有一个大门，它由边防部队守卫，平时白天总是敞开着。但突然它被关上了，更为惊奇的是，未等我反应过来，一辆车已经开到了我的眼前。车上坐的是些总统私人卫队成员。他们显得很生气：‘怎么，没看见谁来了？自己人都不认识了？’说话间托尔斯托伊上校走到我跟前，让我把我守卫的大门也锁上，把钥匙交给身旁一位手拎“密码箱”的敦实的莫斯科军官。托尔斯托伊走后，这位军官从“密码箱”里拿出了冲锋枪并说到：‘我们共同守卫大门’……”

戈尔巴乔夫叙述说：

“我坐在那里正起草联盟条约签署仪式上的发言稿。第二天的飞机已经准备好，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决定和我同机返回。大约中午 11—12 点，我同副总统亚纳耶夫通了电话，他问我第二天的准确飞抵时间，我告诉他是晚上，他答应接我。”

“忽然，侍卫长梅德韦杰夫打断了我的工作。他报告说，来了几位同志。我问他，未经我的同意，怎么会有人来访呢？这些人怎么进来的，要知道警卫是无权放行的？他说，普列汉诺夫、博尔金和他们一起来的。我看出，梅德韦杰夫本人也显得不太自在。我便说，好吧，让他们先

等一下。我拿起了电话，想问问克留奇科夫，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太奇怪了。明天就要返回了，却突然有几个人到这里来了。可电话坏了，抓起另一部——同样结果,又挂了一下内部电话，还是没声，等试遍了所有电话都无结果后我拿起了红色电话，连它也是‘死机’。这时我看了一下表,是 16 点 50 分……”

整个苏联尚不知道国家已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前来克里米亚的这个代表团是想要挟总统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如果遭到拒绝将强行夺取政权。

至于前景如何？无论是总统，还是带着最后通牒来要挟总统的人,谁也无法预卜。然而,这些不速之客大概事先已有预感:戈尔巴乔夫未必会同意他们的要求,否则,为什么在谈判之前就把总统与外界隔离起来呢？

四处依然寂静无声。既听不到枪响,也看不到刀光剑影,一切迹象全然不像总统别墅已被占领。

一个有森严壁垒受到保护的人，居然轻而易举地变成别人的阶下囚,对此,当事件晓知天下时,许多人感到大惑不解。

确实,总统的警卫是强有力的——人数众多、纵横配置。在福罗斯① 有 500 名左右装备精良、受过特种训练的军人负责总统的安全,仅在别墅内部就设置了 3 层防线。靠近总统的是以梅德韦杰夫少将为首的贴身警卫。要道守卫分队昼夜不停地分守在 6 个哨位上;在别墅周围的内圈“克格勃”第 9 处设了 5 个岗哨,其中一个哨位在绝对制高点上；而在双重栅栏的外面，一切均在 34 名边防值勤人员望远镜的视控之内。除此之外“曙光”别墅还时刻

①福罗斯，克里米亚总统别墅所在地。

处于“克格勃”反恐怖特种部队“阿尔法”分队的监视之下。

海上警卫也分 3 层纵深配置。锚地的 4 艘军舰轮廓可见，监视总统浴场的信号系统异常灵敏，连海豚的游动也会有所反应，还有 10 名潜水员在这个区域担任安全保卫。

当总统下海游泳时，周围有边防舰艇护卫，而海域上空有“米—8”直升机和“安—24”飞机来往穿梭巡逻。

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要出巡某地时，有 90 名配有无线电台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担任警卫勤务，而另有 50 名边防军人在出巡地区周围警戒。进入“曙光”别墅的食物需经专检。总统散步时，要由警犬提前“扫道”，沿途均暗设防卫人员。

但令人可笑的是，这么多不惜生命保卫总统的警卫，实际上并不听命于总统。“曙光”别墅的所有勤务人员，包括漂亮的女服务员都是从“克格勃”拿薪俸，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领导并非总统本人，而是“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他们并不是在司保护职责，而是在提防着戈尔巴乔夫，这一点他们谁也不曾想到过。所以，福罗斯别墅是一个随时可以关闭的戒备森严的陷阱。

8 月 18 日，“曙光”别墅的下勤人员一律不准外出，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想回自己的“南方”疗养院，也被紧闭的大门堵了回来。

陷阱就这样“砰”的一声关上了……

2. 逼戈尔巴乔夫退休

这次“突访”绝非寻常。从事先切断联系“客人”的秉性、最近一段时间周围人的情绪来考虑，戈尔巴乔夫已猜到凶多吉少。总统暗想，最大的可能是他们想再次逼他就范，甚至会用极端手段从他手里抢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戈尔巴乔夫上楼来到家人当中，他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妻子赖莎、女儿伊丽娜、女婿阿纳托利，然后去见来访者。

传讯戈尔巴乔夫时的记录：

问：请问，在您休假期间，国内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需要采取非常紧急措施？

答：像通常一样，形势虽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但还得不出特别令人不安的结论。我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以及其他同志谈过，他们都建议我尽快达成协议签约。8 月 14 或 15 日去哈萨克斯坦之前，鲍·叶利钦和我通了电话……我向他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应当坚定不移地遵循签订联盟条约这一既定路线，否则将无法坚守阵地。"

问：您休假期间，由谁来行使苏联总统的职责？宪法是否赋予此人全权使命？

答：不，只有总统拥有全权。副总统像总理一样，仅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

离开莫斯科时，我告诉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希望他们坚守岗位，因为我完全相信这些人。这次，我似乎预感到点什么，所以请叶利钦也不要离开岗位。

问：来克里米亚之前，您是否同这次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有所接触？您未察觉到什么异常情况吗？

答：是的，有过接触，但都是例行公事。另外，他们还都前来为我休假送行。

问：您觉得福罗斯休假的组织工作正常吗？

答：普列汉诺夫同我一起飞到福罗斯。他呆了两天，检查了一下警卫情况，每年都是如此。第二天，梅德韦杰

夫对我说，普列汉诺夫已经完成任务，现正等待我的指示。晚上我约见了他，和赖莎我们三人在凉台品茶聊天。我随便问了些情况，但不想过问太多。梅德韦杰夫、普列汉诺夫都是正常受命于公务，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问：8 月 18 日之前，您从福罗斯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通过电话没有？他们提及实施紧急状态的建议没有？

答：和他们通了几次电话，而同克留奇科夫每天都有联系。

问：您的健康状况如何？

答：无论天气好坏我和赖莎每天都坚持匀速步行 6 公里。有一次我左腿有点轻微拉伤，这是一般性的神经根炎，打了一针——就这些。

问：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们是如何会晤的？

答：他们自己上的二楼——或坐在那里，或极其放肆地踱着步子……

按策划者们的设想，应由苏共中央书记奥·舍宁首先向戈尔巴乔夫提起话题，然后其他人依次补充自己的意见。但戈尔巴乔夫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他看到，巴克拉诺夫年龄最大，于是先问他，此行的目的何在？

筹划好的计划一下子被打乱了，巴克拉诺夫只好打起头炮。他和紧随其后发话的舍宁代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建议总统暂时把自己的职权移交给副总统根·亚纳耶夫，以便在全国整顿秩序。

传讯戈尔巴乔夫时的纪录：

问：他们提交什么文件没有？

答：他们未提交任何文件，自我感觉也很尴尬。可以确定，这是一帮子叛徒。我与他们谈话时口气生硬、情绪激动。巴克拉诺夫就又率先改用劝说的方式，说我太累了,工作又多,应为健康着想。

我提醒他们,定于 8 月 20 日签署联盟条约。但他们回答很干脆："不会签约了。"

问：这是巴克拉诺夫说的吗？

答：是他。他还说："叶利钦已被捕。"随后又改口说："他将在途中被抓起来。"这无疑是想恫吓,施加压力。巴克拉诺夫还振振有词地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①，我们并不要求您做什么，您就呆在这里，我们替您去做一切不体面的事。"

博尔金一直沉默不语。他站在我身后的窗旁，但后来他还是走了过来，也发表了意见。能看出，他们已有约在先——每个人都得说话，要栓大家栓在一起。

我再次表示，我不打算铤而走险，权力也不会移交给任何人，任何命令也不签署。

瓦连尼科夫坐在我对面，他说："那就请递交退休报告吧！"我回答道："这不可能。"于是他就大吼起来……

瓦·瓦连尼科夫作证道：

……会谈时我们显得彬彬有礼，而戈尔巴乔夫却出言不逊，对此我感到惊讶。但参加会谈的人毕竟相互了

①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名和父称

解，所以交谈得以按计划进行。

最初的计划是让我先沉默，避而不答，况且，对这次会谈谁也没有给我下达什么具体任务。但会谈一开始就形成了逼我作答的局面。我顺势又向总统介绍了军官们的意见——他们尤其对联盟条约草案未反映全民公决的结果表示不解，要求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保留联盟的存在。军官们还对为什么允许分离主义者、各种民族极端主义力量自行其是？为什么军人不断受到侮辱、侵犯，特别是对有关从东德撤军的问题表示关注。既然总统已向全体苏联人民宣誓效忠苏联宪法，为什么又不去执行它呢？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所有这些我已有所耳闻……”

问：确切地说，福罗斯会谈是在什么情况下结束的？

答：当时戈尔巴乔夫说了一句话，这是针对我们每个人的：“此事发生以后，同你们继续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戈尔巴乔夫的证词：

……我的最后意见是这样的：“请回去报告我的观点并转达意见——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要立即召开最高苏维埃或人民代表大会。”此时他们明白了阴谋无法得逞，于是就起身告辞。我再次重复：“回去后请立即通报我的观点。”

问：您与他们握手告辞了？

答：是的。我始终认为，这次会谈、这次“洗礼”之后，他们会如实汇报、斟酌再三的，因为我与他们谈话时非常

不客气……

出去时他们碰上了赖莎。“何事光临?”她问道。“我们都是你们的朋友。”巴克拉诺夫含糊地应了一声并伸手告别。但赖莎却没把手递过去……

3. 软软禁总统

看守戈尔巴乔夫的任务留给了格涅拉洛夫。很难再找到更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对‘曙光’别墅区了如指掌,每年都是由他为戈尔巴乔夫前来休假做准备工作。

维·弗·格涅拉洛夫少将,“克格勃”总务局隶属的特种技术开发局局长, 1946 年出生,俄罗斯人,1967 年入党,1967 年毕业于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的捷尔任斯基“克格勃”高等学校。1967 年进入安全部门工作,曾获 6 枚奖章。个人代号‘E—112448”。

工作鉴定:

……善于区分主次,集中力量用于反侦活动的关键方面。直接参与了几次最复杂行动的筹谋和实施。一旦理据充足,敢于定夺,不喜欢刻板行事,敢于负责……

他生就奴仆性格。策划者们走后,他召集‘曙光’别墅警卫人员训话,如实地表明自己对所发事件的态度:‘如果让我立正,我就立正;让我立得再直些,我就再挺些。’他善于迎合上司,警卫人员不止一次看到过这样的情景: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办公室边抽烟、边踱步,而格涅拉洛夫手托烟灰缸伴随其左右。

此时选定格涅拉洛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他是通讯专家,

任何一个担负切断戈尔巴乔夫与外界联系使命的通讯人员都逃脱不了他的眼睛

8月17日，星期六，在莫斯科近郊的私人别墅度周末的格涅拉洛夫，被司机送进了克里姆林宫。普列汉诺夫先是简单地给他下达了任务："明天飞往'曙光'别墅去！"第二天才向他讲明了具体的任务："几个高层人士要去福罗斯说服戈尔巴乔夫退休，如总统拒绝接受最后通牒——就只好把他隔离在别墅内。"

格涅拉洛夫给"克格勃"在克里米亚的第9处处长托尔斯托伊上校打电话取得了联系。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他通知上校，明天有几个人要飞抵克里米亚，为总理瓦·巴甫洛夫休假作准备工作，应当去接一下。而对政府通讯局副局长亚·格卢先科以及其他几个被紧召而来的部下亦未透露真情，仅说这是紧急出差，别的只字未提，直到他们上了飞机方知去处和目的，而且连这也不是马上被告知的。

亚·格卢先科少将的证词：

> 飞机起飞后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把我、政府通讯局维·布扎诺夫上校以及格涅拉洛夫叫到他的坐舱。除了我们之外，那里还坐着巴克拉诺夫、舍宁、瓦连尼科夫、博尔金。他问我，要切断总统在福罗斯的所有通讯联系需要多长时间。我说10到15分钟。对此，普列汉诺夫未作任何表示，只是在飞机抵近别尔别克机场时，他再次召我并布置了具体的任务："16点30分切断戈尔巴乔夫的所有通讯联系。"已到快要下飞机了，我们几个通讯军官起草了一份文件并都在上面签了字，内容是——我们收到了切断戈尔巴乔夫通讯联系的命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别墅，总统有多种渠道，甚至可以通过宇宙与外界取得联系。两条外形相似的特种通讯电缆，以其超级可靠性保障总统与国防部长就重大问题进行通话,简而言之,它们就是总统‘核保险箱’的锁与钥匙。但是,对于职业高手来说,顷刻功夫使总统变成“聋子”和‘哑巴’并非难事,他们只需从插座上拔掉可以中转克里米亚的接线即成。而宇宙通讯站当时已被断电,处于看管之下,所以,任何‘星际’对话亦无可能。

“穆哈拉特卡”电话交换台接线员塔·维库莉娜上等兵的证词：

……我刚准备接通戈尔巴乔夫与他助手沙赫纳扎罗夫的电话——几个政府通讯部门的军官突然出现在我的背后。他们说要立即切断与戈尔巴乔夫的联系。我回答道：“我刚刚告诉戈尔巴乔夫，说马上给他接通沙赫纳扎罗夫，如现在不给接恐怕不好。”总统与助手的通话刚一结束，线路立刻就中断了。下面要和总统通话的是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杰缅捷伊，但军官们已向交换台下达了命令，让他们放下听筒，再也别用电话打扰总统……

交换机都转入了手动机制,即使通过某种方式恢复了线路,现在从‘曙光’别墅谁也无法通过‘自动电话’往外联系。采用手动机制后任何谈话都被置于监控之下，与外接通须经格涅拉洛夫的同意,而雅尔塔政府交换台上值班接线员的位置已由‘克格勃’军官取而代之。他接到指令，仅为设置在格涅拉洛夫汽车里的“0254”无线电台提供联系,而且只用密语,呼号是‘火星’。

4. 匆忙返回莫斯科

巴克拉诺夫、博尔金、舍宁仍坐原车离开“曙光”别墅。“克格勃”第9处司机尤·阿尔库沙察觉到，车里几个人的情绪变化很大：来时你一言我一语地还谈论着天气，可返回时却个个满脸恼怒之色，只是偶尔从口中冒出只言片语。

普列汉诺夫坐在第一辆车里，通过无线电话继续在部署着隔离总统的行动。

> 尤·谢·普列汉诺夫中将，苏联“克格勃”警卫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1930年出生，俄罗斯人，受过高等教育，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函授师范学院历史专业。1957年入党。调入“克格勃”之前在共青团和苏共中央工作，最后一任党的职务是苏共中央书记的秘书。1967年开始效力于“克格勃”，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接待室长官，1983年任“克格勃”第9局（后改为“克格勃”警卫局）局长。曾被授予6枚勋章和多枚奖章。个人代号“Б—682123”。
>
> 工作鉴定：
>
> ……忠诚于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适应苏共中央的现代化要求，积极保障国家机关和军队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别尔别克机场，只要总统呆在克里米亚，总有一架平时归国防部长使用的、装备精良的“图—154”飞机停在这里昼夜值班，另有一架“米—8”直升机也配属在这里，以备必要时能把戈尔巴乔夫

从“曙光”别墅接到机场。这天,两架飞机的机组人员都收到了命令——待命准备飞回莫斯科。

总统又失去了一项权力。

当伏尔加车队把莫斯科“客人”送到机场后,托尔斯托伊上校受命把司机都打发回“曙光”别墅,并禁止他们外出。格涅拉洛夫的任务是监督执行“核保险箱”操作人员撤回莫斯科的工作。

19 点 30 分,隶属于苏联国防部长的这架“图—154”飞机朝着莫斯科飞去。

从外表来看,这架飞机与同类飞机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喷漆的颜色也同民航飞机无甚区别,但机组人员却全由军人组成。

当飞机升空以后,普列汉诺夫马上与克留奇科夫取得了联系并报告说:戈尔巴乔夫拒绝实施紧急状态。

桌面上摆着几个冷盘,有蔬菜、腌肥猪肉,还有一大瓶威士忌。当飞机抵达莫斯科时,菜和酒已被扫荡一空……

留在地面上的瓦·瓦连尼科夫正在召集各军区司令员们开会。他们分别是基辅军区——切列瓦托夫上将,喀尔巴阡军区——索科洛夫上将,北高加索军区——舒斯特科上将,黑海舰队司令——赫罗诺普洛,苏联陆军导弹火炮部队司令——米哈尔金炮兵元帅。瓦连尼科夫向这些奉苏联国防部长之命前来克里米亚的将军们通报称:国家将实施紧急状态法,同时,鉴于戈尔巴乔夫身体状况欠佳,总统职责移交给根·亚纳耶夫。

“在讲到戈尔巴乔夫身体状况时,”炮兵元帅弗·米哈尔金回忆道:瓦连尼科夫言辞斟酌:“他病得挺厉害”,“他的内脏的什么地方有毛病”……”

别尔别克机场是一个隐蔽在克里米亚山区里的军用机场。此

时,在离它千里之遥的莫斯科,根·亚纳耶夫中断了与其朋友们的酒宴，赶到克里姆林宫来参加紧急会议。离签署他行使总统职权命令的时刻还有一些时间，亚纳耶夫本人也尚未最后决定——是否担负得起总统职责。但陆军首脑瓦连尼科夫谈起这个问题时似乎信心十足,他知道,亚纳耶夫最终会同意的。

21点35分，国防部长的座机在莫斯科附近的奇卡洛夫斯基军用机场着陆。

> “飞机降落后,”机长帕维尔·巴边科作证道,“普列汉诺夫来到驾驶舱,要求提供一份飞行员名单,准备对他们出色地完成任务予以嘉奖。当时，他已酩酊大醉……”

在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的途中,舍宁、博尔金和巴克拉诺夫乘坐的汽车车胎被扎破了。无巧不成书，事发地点距被称为“水兵静地”的侦讯监狱不远，这里将成为密谋成员的囚禁地。但当时，车上无人对此偶发小事予以占卜，只是换乘了另一辆汽车向等待着他们的克里姆林宫急速驶去。

5. 克里姆林宫聚会

8月18日这天，对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来说可谓忙碌非凡。

8点钟，亚佐夫国防部长召集军队高级将领开会，会上通报了有可能要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军队应当保障水和食品的供给、国家机关的安全以及社会治安的稳定。他命令莫斯科军区司令尼·加里宁随时准备向莫斯科调集第2近卫摩托化步兵师和第4近

卫坦克师；空降兵司令帕·格拉乔夫① 随时准备把第 106 图拉空降师投入莫斯科。用亚佐夫的话来说，军队的调集有可能就在今天。

9 点钟，亚·季贾科夫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飞抵莫斯科。他是苏联工业、建设、交通、通讯国有企业联合会主席、“加里宁机器制造厂”科研—生产联合体总经理，这次是以即将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前来莫斯科的。

11 点钟，内务部长鲍·普戈飞离休假地克里米亚，13 点 30 分抵达莫斯科。苏联“克格勃”主席弗·克留奇科夫向聚集在身边的几位副手、各局局长通报了即将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的消息，指示第 3 总局（苏联“克格勃”在军队中的特设机构）局长扎尔杰茨基中将、宪法保卫局局长沃罗特尼科夫组建“克格勃”行动小组并派往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去。“克格勃”副主席列别杰夫从克留奇科夫手中拿到一份名册，上面所列人员需严密跟踪，必要时可予以逮捕。第 7 局局长拉斯谢波夫负责摸清叶利钦别墅周围的情况，因为据“克格勃”掌握的情报判断，叶利钦从阿拉木图飞回后要来别墅。侦察局副局长日任立刻给克留奇科夫草拟一份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的电视发言稿。

12 点 30 分，总理巴甫洛夫与图拉州的另一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瓦·斯塔罗杜布采夫通话，要这位苏联农联主席兼列宁集体农庄主席第二天赶赴莫斯科。

12 点至 15 点，巴甫洛夫两次与正在瓦尔代休假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卢基扬诺夫进行了电话交谈。

15 点至 17 点 30 分，克留奇科夫一直呆在国防部长亚佐夫那里。15 点 20 分内务部长普戈也前来碰头。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

① 帕维尔·格拉乔夫，曾任俄罗斯国防部长。

向他通报了情况并告诉他，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几个人已去福罗斯同戈尔巴乔夫谈判，按事先约定，巴克拉诺夫以及其他人从克里米亚返回后应于 20 点在克里姆林宫巴甫洛夫的办公室见面。

15 点 35 分，亚纳耶夫到“鲁勃列沃”休养所几个朋友处作客。16 点 30 分巴甫洛夫总理通过无线电通讯在那里找到了他。亚纳耶夫答应准时出席晚上的克里姆林宫会议。

16 点 45 分，国防部副部长库罗奇金奉亚佐夫之命调用第 269 团特种航空兵分队的两架“米—8C”直升机，从莫斯科近郊的奇卡洛夫斯基军用机场起飞前去瓦尔代，接运正在那里度假的卢基扬诺夫赴会。

17 点 20 分，克留奇科夫再次给亚纳耶夫打电话，提醒他别忘记定于 20 点召开的克里姆林宫会议。

17 点 30 分，克留奇科夫与正在白俄罗斯休假的外交部长亚·别斯梅尔特内赫挂通电话，请他速回莫斯科，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已为他准备好飞机。

20 点整，密谋者们聚拢在一起。卢基扬诺夫已到了莫斯科，在汽车上他给克留奇科夫打电话说马上就到。只是副总统亚纳耶夫迟迟未到，半个小时以后他才露面，而且还是醉醺醺的样子。20 点 40 分，阿·卢基扬诺夫来了——他先去了一趟自己的办公室，取来了苏联宪法以及紧急状态法。

于是，围着绿呢铺面的会议桌，聚集起了一帮颠覆政权的人……

早在 8 月事件的半年前，圣彼得堡市长阿·索布恰克在他撰写的《步入政坛》一书中就写道：

“我们经常重复这样一句话：‘总统的命令’，但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从未有过自己的命令。在改革时期的政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